



後漢書卷八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李恂傳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

韓嬰所傳詩也

教授諸

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

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

起冢墳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

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

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
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
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脩禮遺恂奉公不
阿爲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
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督使主蕃國之使也賈胡
胡之商賈也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袁山
松書曰西域出諸香石密罽織毛爲布者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
以西使命不得通前書曰車師前國王居交河城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廣志曰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也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
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並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

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
羌反畔恂到田舍爲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
詣洛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
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橡櫟實也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也年九十六卒

陳禪傳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爲邦
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續漢志曰每州有治中從事也時刺史
爲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傳謂逮捕而考之也無它所齎但
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禪神意自

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
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為漢中太守夷賊素聞
其名聲即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

西南夷揮國王 揮音徒丹反。劉攽曰案和紀皆作擅音揮字亦無作平聲者而此音徒丹當

由注者見前音擅誤以為壇而音之也又檢說文揮音徒旱反如此則與徒丹平側之間耳語音或容有輕重之殊然注書當定從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

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

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

樂仲尼誅之 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中宮之樂倡優戲於前孔子趨

日匹夫而侮諸侯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劉攽曰案文當作首足又曰放鄭聲遠

佞人 論語孔子之言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

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

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 詩小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薛君云南夷之樂曰

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周禮鞀韠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云東方曰韠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毛詩無韠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韠音昧禮記曰九夷八蠻六

戎五狄來朝立於明堂四門之外也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 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

名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

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 訕謗也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

左轉為玄菟候城障尉 侯城縣在遼東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

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

東太守胡憚其威疆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
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
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以
故吏免復為車騎將軍閭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
尉明年卒于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
亦剛壯有禪風為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傳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龐
奮見而奇之舉為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若盧獄名
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

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
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言其耗損不復於舊重之以大軍疲

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

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兩手相搏言無計也百姓

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

兵養眾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

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

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紝音如深反杜預注左傳云織紝織

也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

之仇報奔北之耻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

參曰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

前書鄒陽諫吳王之辭也鄂大鵬也

昔孝

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

敢南向

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爲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

吏以法繩之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也夫以一

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

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

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以爲如參

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

參刑以爲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卽

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

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

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賦役爲損日

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

責音側懈反

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

帛銜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

爲羌寇所傷也

遂

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

則鈔暴爲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

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

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旣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參前

數言宜棄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令苟貪不毛之

地營恤不使之民

恤憂也不使之人謂戎虜凶穢不堪爲用

暴軍伊吾之野

以慮三族之外

言勞師救遠以爲親戚之憂慮

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

拓境不寧無益於疆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爲國者

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

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

丘空也

今宜徙邊郡不

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

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

騰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

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

之棠不與言但以薤菜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

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

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

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

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

羌懷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

令居通河西路

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

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

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

湟水名今在鄯州

與行征西

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爲羌所敗既已失

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

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

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一

六

鎬及方

詩小雅六月之詩曰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鄭玄注云鎬方皆北方地名

孝文匈奴

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

兩主有明獻之姿抑亦扞城有虺虎之助

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闕如

虺虎干扞也虺虎怒貌也

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

漢策

詩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周亞夫為漢將赳赳武貌

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

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

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懂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

輔功效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

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

左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

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

孟

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

左傳曰晉敗秦師於崤獲百里孟明視後赦而

歸之秦伯曰孤之罪也不替孟明

故晉景并赤狄之士秦穆遂霸西戎

左傳曰晉荀林父敗赤狄遂滅之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貞子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又曰

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宜遠覽二君使參懂得在寬宥之科誠

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後以參為遼東

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年入為大鴻臚尚書僕

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為太尉錄尚書事

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

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

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一

列傳

七

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
 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
 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
 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
 喜其紆難紆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
 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
 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劉
 放曰注言其來歸案文當云其言來歸誤倒之明此書
 中多有誤倒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
 一兩字者

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
 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
 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謝承書曰良字邵平長沙人
 聰明博學有才幹以廉平見

稱也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
 灾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
 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
 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以參為太尉永和元年以
 久病罷卒於家

大之陳龜傳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泫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也
 泫音公玄反家世

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
 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
 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

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
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會羌胡
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
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
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
厚責咎萬分也至臣頑駑○劉攽曰案文至臣無義當作臣至器無鈇刀
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
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
之才而忝鷹揚之任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上慙聖明下懼素餐
素空也無功受祿為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瘠

塉塉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

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

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

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

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校尉屯金城烏桓校尉屯上

谷之類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

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

草室如懸磬

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言其屋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

雖含生氣

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灾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

闕

更謂卒更錢也

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

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具勞神

書曰文王至于日中與不

違暇食也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

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

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不肖不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也。○劉

放曰注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案史記本文更有授舜兩字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

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甫是為大王為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玉帛不能免焉王遂杖策而去踰梁山

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幽人從者如歸文王西伯天

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

下歸之帝王世紀曰西伯至豈復輿金輦寶以為民惠

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女子即太倉令淳于

公之女緹縈也事見前書體德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

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

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

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

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

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

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

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

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

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

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

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

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

乾隆四年校刊

億計也經常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

取功譽挑取猶獨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遂

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

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為舉哀弔祭其墓

橋玄傳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

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

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萊太守玄少為縣功曹時豫

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

罪惡乞為部陳從事部猶領也窮案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

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為大將軍梁冀所

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

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左部尉也時

梁不疑為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耻為所辱棄

官還鄉里後四遷為齊相坐事為城旦刑竟徵再遷上

谷太守又為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臧罪玄收

考髡笞死于冀市冀縣名屬漢陽郡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岐

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為吏稱疾不就玄怒勅督

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促益固爭不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一

列傳

十一

能得遽曉譬岐岐堅臥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爲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爲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爲寇鈔四府舉玄爲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徵入爲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災以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爲南陽太守臧數

億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以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

五立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立立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立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命謨幽靈潛翳懇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論語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俱不也如李生厚歎賈復復少好學師事舞陰李生也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

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

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

悽愴惟思也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

致薄奠公其享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至浚儀遣使以太牢祀橋立進軍官度也

立子羽官至任城相續前輒為吾烈之爪藥有雖皆數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結猶構也莊子曰原

憲處魯居環堵之室桑樞而甕牖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謂在姜辭太守之辟也始漢陽

之幽人乎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

橋立厲邦君之威而眾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

在焉橋立舍姜岐以道不可違故不得以威力逼也如令其道可忘則疆梁勝

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鄭玄注論語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

軍之死者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

避文侯之命

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守道不仕泄魏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之

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

泄柳魯之賢人也魯穆公時請見之泄柳閉門而不納事見孟

子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而續三命

贊曰李容勤身甘飢辭饋禪為君隱之死靡貳龜習邊

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呼蘇立雖軍官也

對會思奉命東征由來嶺里北望貴士代必刻墓誌

矣之言非至縣之謂哉財首為北嶺若對誓並願念之

後漢書卷八十一 夫酒車盛三也

後漢書卷八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面與章之昔懷

太子

子

賢注

崔駟列傳第四十二

顯慈崔駟傳

子瑗

孫實

崔駟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為幽州

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為侍御史

燕刺

王且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刺力割反

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

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

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

前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二

列傳

董仲舒曰昔在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戰陳不訪儒士論語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嘗聞之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投辭自劾有莽嫌之學也

諸不附已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

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

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

為建新大尹莽改千乘郡曰建新守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

妄之世值澆羿之君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用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而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泥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人澆音五弔反豷音許既反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

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

不行縣續漢志曰郡國常以春行至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門下掾倪敞諫篆乃

强起班春班布春令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犴音岸前書音義曰鄉亭之獄曰犴

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

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曰劉敞曰案吏當作

史總言之掾史皆吏也獨言之當云史耳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初政謂莽即位宥過

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

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左傳曰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人不

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人孤之利也人既利矣孤必與焉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如殺

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

乾隆四年校刊

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所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

慰志其辭曰

嘉昔人之遘辰兮遘遇也辰時也美伊傅之選時伊尹於湯傅說遇高宗爾

雅曰選遇也音五故反應規矩之淑質兮過班倅而裁之公輸班魯人也

倅舜時為共工之言皆巧人也以喻湯及高宗也協準矔之貞度兮同斷金之

玄策準繩也矔尺也真正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玄策猶妙策也何天衢於盛世

兮超千載而垂績易大畜卦乾下艮上其九曰何天之衢亨鄭玄云艮為手手上肩也乾

為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乾為天艮為徑路天衢象也豈脩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

攸適愍余生之不造兮造成也丁漢氏之中微也丁當氛霓

鬱以橫厲兮羲和忽以潛暉氛靄也霓日傍之氣橫厲謂氣盛而陵於天也羲和

日也氣盛而日光六柄制於家門兮王綱漼以陵遲國語曰昔少皞

管仲對齊桓公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而慎用其六柄焉韋昭注云六柄生殺貧賤富貴也漼猶摧落也音

千隗黎共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國語曰昔少皞

人神雜揉不可方物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跋扈強梁也恣睢

自用之貌也恣音訾睢音許維反羿浞已見上睹嫚臧而乘釁兮竊神器之萬

機易曰嫚藏誨盜釁隙也神器帝王之位老子曰天思

輔弼以媮存兮亦號咷以訓咨輔弼謂王莽輔政也媮苟且也號咷哀呼也前

書王莽策孺子嬰為定安公嗟三事之我負兮乃迫余

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也

以天威謂三公也負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

之殲夷左傳曰楚自公勝為亂石乞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從自公而見之

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介耿介也我生謂母也殲滅也夷傷也言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

其母老恐禍及也詩大雅曰既明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良維良東北之

且哲以保其身恨遭閉而不隱兮違石門之高蹤易曰天

位謂篆為千賢人隱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揚蛾眉於

復關兮犯孔戒之冶容楚詞曰衆女皆妬余之蛾眉詩

男女無別故序其事以風焉其詩曰乘彼坳垣以望復

關毛萇注云坳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之處也易繫辭曰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駒之所

冶容誨淫鄭立云謂飾其容而見於外曰冶

從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注云

氓人也蚩蚩殷厚之貌布幣也即就也言此之人非

買絲來就我為室家也又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注云

我欲與汝俱至老汝反薄我使怨也又曰皎皎白駒喻

賢人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而見許復猶悠輕舉以

遠遁兮託峻崦以幽處峻崦謂山也崦潛思於至曠兮

騁六經之奧府曠深皇再命而紹卹兮乃云眷乎建武

皇天也紹繼也卹憂也言天憂運攬搶以電掃兮清六

合之士宇攬搶聖德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闢四

門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舉開闢四方之門廣求賢也

也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賁乎鄙考賁飾也易曰束帛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一

列傳

四

衡門以掃軌

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

聊優游以

永日兮守性命以盡齒

齒年

貴啓體之歸全兮庶不忝

乎先子

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注云父

人也孟子會西曰

吾先子之所畏 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駟年十

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

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

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

實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荅焉

華嶠書曰駟譏揚雄

乘釁相傾誑曜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贊卓

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

以爲失類 其辭曰 而改之也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

出順陰而入

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可觀而有所合

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爲中男

離爲中女太乙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

終始也 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

韞韞六經服膺道術 韞匣也積匱也論語曰

歷世而游

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

易曰探賾索

九乾謂天有九重也離騷天

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

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

讚已退不黷於庸人

讚猶

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

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

從凡

華嶠書作高樹不庇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於時

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

太上明帝也傳曰

弘光太也易曰乃位乎天德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憲法也僚官也言法三王而建

也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

天子辟雍諸侯頓宮璧雍者環之以水圓

而如璧也預半也諸侯半天子之宮皆所以立學垂教也

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

以砥仁義

砥礪也

選利器於良材求鑄鄒於明智

吳越春秋曰干

將吳人也造二劍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觀

遂以成劍說苑曰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所以尚騏驥者貴其立至必且歷日曠久絲毫猶能聚石駕

馬亦能致遠是以聰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

三台謂三公之階

三公之象也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

八寸蒙

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

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

猶逸禽

之赴深林蝨蚋之趣大沛

蝨小蟲蚊之類蚋音芮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孟子

曰汚池沛澤劉熙曰沛水草相半

胡為嘿嘿而久沈滯也荅曰有是言

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

陰陽始分天地初制

制協韻音之設反

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

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

大庭赫胥並古帝王號也

尚遠也罔無也識記也

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

高辛氏帝譽也

道無常稽與時張弛

隨時弛張不考

得義為是

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失仁後義失義後禮

君子通變各審所

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

莊子曰北人無澤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澤乃自投清冷

之淵終身或或盥耳而山棲盥洗也許由字武仲隱於沛

不反也讓焉由以為汚乃臨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聞由為堯

所讓曰何以汚吾犢口幸於上流而飲之見莊子及高

士或或草耕而僅飽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

傳或或木茹而長飢說苑曰鮑焦衣木皮食木實韓詩外

重聘而不來狂接輿者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

理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或屢黜而不去論語曰柳

去而遠徙莫知所之見莊子或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

師三黜人曰可以去矣曰直或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

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也或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

斯舉詢辱也音火豆反新序曰伊尹蒙耻辱負鼎俎以

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營求諸

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環道常使胥靡刑人

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事見尚書王

公總而言也爾雅皇或以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戰國策曰

王后辟公侯君也或以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呂尚之遇

文王也身為漁父史記曰太公以釣于周西伯伯將

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

於是西伯伯獵果遇太公渭若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方

水之陽與語大說元大也若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言

云纒盛多也人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尚書曰下

音奴董反人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民昏墊孔

安國曰昏墊溺皆困水災也又曰帝曰條條垂藟蔓上

下相求藟藟藤也音壘詩曰南於是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

災孟子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以以跋涉赴俗急斯時也草行

昔堯含慙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水水咨嗟憂愁訪

下人有能理者臯陶大禹陳其謨見尚書及史記高祖

為項羽所敗下馬踞鞍而問子房曰吾欲捐關以東誰

可與共功者子房曰九江王布彭越韓信即欲捐之禍

此三人楚可破之○劉攽曰注末之字案文當作也禍

乾隆四年校刊

不散而曹絳奮

曹參及絳侯周勃皆從高祖征伐以定天下也

結不解而陳平

高祖擊匈奴至白登被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

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

將鏤玄珪冊顯功

珪玉也詩含神霧曰刻之玉版藏之金匱

銘昆吾之冶

日昔夏后開冶使飛廉析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也

景襄之鍾

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於輔氏其勳銘於景鍾此兼言襄也

與其有事

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

之褰裳涉水也新序曰今為濡足之故不救人溺可乎淮南子曰

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也○劉放曰與其有事案文與合作當上又合有故字揚雄蔡邕同用此

律人溺不拯則非仁也

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

也

躡音呂涉反躡踐也此字宜從手廣雅云躡持也言持纓整襟修其容止史記曰攝纓整襟華嶠書躡作

攝德讓不脩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

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

文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故言唐文

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

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

坏土器之未燒

者郭璞注爾雅曰坏胎物之始也坏音普才反

羣生得理庶績其凝

凝成也家家

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

九刑厝

械謂器械甲兵之屬厝謂置之不用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

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左傳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杜預注云周之衰為刑書謂

刑之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

厲力牧黃帝臣也史記尚父呂望相武王以伐紂厲謂威容嚴厲

伊臯不論奚事范蔡

伊尹臯繇范雎蔡澤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廣厦既成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二

列傳

八

不求材故林木條暢也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也陰事

存猶止息也言所求之物既止不資良馬之力也

終而水宿藏立冬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故曰陰事

令曰孟冬之月昏危中仲冬昏東壁中季

冬昏婁中孟春昏參中水星伏藏不見也

火入爾雅曰心為大火詩幽風曰七月方斯之際處士山

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

之麓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穀伐尋抱不為之稀藝拱把

不為之數八尺曰尋藝植也兩手曰悠悠罔極亦各有

得悠悠衆多也罔極猶無窮也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

之則藏己所學也彼彼衆人也論語曰故進動以道則

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呂氏春秋曰得伍員者位執珪前

官猶秦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

相國也

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夸毗謂佞人足非不欲室也惡

登牆而搜處孟子曰踰東家牆搜其處子則得妻不搜

從手處子叫呼銜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

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華嶠書曰因字游不倫黨

苟以徇己倫謂等倫黨謂朋黨徇營也汗血競時利合

而友汗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

子屑屑而不已也屑屑猶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

徑而我非隨枉曲也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

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

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尚書曰穢德彰聞禮記曰夫人情者聖王之田

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古者夫田百畝耘除草也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謂性言隱居以體命昔孔子起威於夾谷

解見陳禪傳晏嬰發勇於崔杼解見馮曹劌舉節於柯盟曹

曹沫也史記曰曹沫以勇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

敗莊公懼乃獻遂邑地以和猶以為將齊桓公與莊公

會於柯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以卞嚴克捷

於疆禦新序曰卞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

而鬪三獲甲首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節小具而責

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

曰三北已塞滅世范蠡錯執於會稽錯置也音七故反

斷宗於孝未終也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奈何范蠡對曰甲辭厚

禮以遣之勾踐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勾

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乃赦越王越王反國拊循其士

越復棲吳王姑蘇之山也伍員樹功於柏舉伍子胥

人也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矢而干吳王闔閭闔閭

甚勇之為與師伐楚戰於柏舉楚師敗績事見穀梁傳

魯連辯言以退燕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燕將攻下齊

連乃為書遺燕將燕將見書包胥單辭而存楚左傳曰

泣三日乃自殺遂平聊城唐且華顛以悟秦唐且

為吳所敗奔隋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

荐食上國寡君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

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唐且華顛以悟秦唐且

睢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使人請救於秦不至魏人

遠至魏來者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夫魏萬乘

之國也稱東藩者以秦之疆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

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且割地而約從是王亡一萬乘

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秦王悟遽發兵救魏爾雅曰顛

乾隆四年校刊

頂也華顛也甘羅童牙而報趙甘羅下蔡人甘茂孫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

張唐往相燕羅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不韋乃言之於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事見史

記童牙謂原衰見廉於壺殮昔趙衰為原大夫故曰原幼小也原衰見音故殮從徑

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殮從徑宣孟收德於束脯餒而不食故使處原見音故殮反

呂覽曰昔趙宣孟將之絳見桑下有餓人宣孟止車下食而舖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為而餓若

對曰臣宜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胸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

孟曰食之吾更與吳札結信於丘木史記曰吳公子季汝乃復與脯二束

季札劔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泊還至展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劔繫之徐君冢樹而去

季劔貞於門女展季柳下惠也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

不學柳下惠然姬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曰顏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婦人曰子何

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程嬰解見馮衍僕誠傳度轂未詳

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修

古禮巡狩方岳駟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

故不載案駟集有東西南北四巡頌流俗本四多作西者誤帝雅好文章自見駟

頌後帝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駟乎對曰班

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

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劉向新序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焉而去曰君

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

龍也非龍者駟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屣履謂納履曳龍而非龍者

也屣音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山爾反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一 列傳

七

入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駟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駟獻書誠之曰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序後陳陳列也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

光華之顯時

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爲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糺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

今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

事乎

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公邵公皆輔佐周室也

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論語曰孔子之言也言但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也

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

賢臣

前書曰馮野王字君卿妹爲元帝昭儀野王爲左馮翊御史大夫缺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

王行能

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

陰衛尉光烈皇

以謹勅

郊氏之宗非不尊也史丹封郊故云郊氏前書

親幸焉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娣成帝卽位擢丹爲長樂尉遷右將軍封爲武陽侯封東海郊之武彊聚以

舊恩見褒賞

陽侯之族非不盛也

劉攽曰案文侯當

前書亦謂爲

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王氏九侯五大

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杓即柄前書斗運中央制臨四海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外家當為后家也二十者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皇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殺孝文帝竇皇后從昆弟子嬰誅景帝母薄皇后武帝陳皇后並廢衛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為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子商下獄死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成帝許皇后賜死趙皇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昭帝趙太后憂死是也四人者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竇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故云淳淑守道也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

興竇融封為安豐侯

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

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故君子福

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

刻諸盤杆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

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盤盂杆亦盂也矜矜

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為

車騎將軍辟駟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

二千石唯駟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駟數

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為主簿前後奏記

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駟高第出爲長

岑長

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

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

歸永元四年卒於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
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中子瑗

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

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

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

解見郎顛傳

諸儒宗之與扶

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爲州人所殺瑗

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

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爲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獄

發干縣之

獄也獄掾善爲禮瑗間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

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爲度遼將軍鄧遵所辟居

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閻顯府時太后

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

鄉侯爲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

顯日沉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

達等以嬖寵惑蠱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

卽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

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爲少帝周勃廢

也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

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

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愆此所謂禍福之

會分功之時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

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立

濟陰王是為順帝閻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

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為司

隸校尉召瑗謂曰弟聽祇上書禪請為之證弟但也司馬相如曰

弟如臨邛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

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

瑗自以再為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固辭歲中舉茂

才遷汲令汲縣名屬河內在事數言便宜為人開稻田數百頃

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

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

相時李固為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

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郡國八使見周舉傳以臧罪奏瑗

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年六十六臨終

顧命子實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

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賙贈之物

羊豕之奠其不得受實奉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於文

辭尤善為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瑗集載其文即枚乘

七發之流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執七言凡

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為文者皆

自以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

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華嶠書曰瑗愛

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救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為諸子所蚩

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

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率隱居墓

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

獨行之士實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為郎明於

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

要言辯而確確堅正也音口角反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

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

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伊尹作伊訓箕子作

洪範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

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

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快音他沒反快忽忘也或

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厭厭姦偽輕忽至真

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易曰括囊無咎

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

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不申之貌楚詞也悲夫自漢

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垢惡風也

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

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

壞枝柱邪傾綻音直莧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柱音陟主反隨形裁割要

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權謂變也

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

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蓋孔子對

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

異務也韓子曰葉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

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

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盤庚殷王也自

耿遷於亳邑作書三篇以告之周穆有闕甫侯正刑甫侯即呂侯也為周穆王訓暢夏禹

用刑之法並見尚書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

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

掎奪掎音居蟻反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

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前書劉歆曰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所為耳

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妬能耻策非已舞

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眾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

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摠其幽

憤者也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嬰等毀之屈原為楚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害

其能憂愁憤懣遂作離騷經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

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左氏傳曰息侯伐鄭

不度德不量力。劉攽曰故宜量力度德今既不能純

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八世謂三皇五帝也霸政謂齊桓晉文也。劉攽曰純法八世

案文世當作代說已見前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

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

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

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密靜也薦勳祖廟享號中宗

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墮讀

曰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

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

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

供晉文公召王盟諸侯於踐土管仲相故聖人能與世

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楚詞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時推移也以為結

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

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干盾也戚鉞也尚書曰苗人逆命禹乃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

格前書高祖被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計得解言干戚之舞非平城之所用也夫熊經鳥伸雖

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

之膏莊子曰吹胸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

何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蓋爲國之法
言鳥伸不可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
有似理身平則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
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
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
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
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策善御馬者正銜勒
齊轡策鈞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極千里善御人者
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心故刑不用而
天下化說文曰駘馬銜脫也音達來反皇路天路也方將柑勒鞅轉以救之豈暇
鳴和鑾清節奏哉何休注公羊傳曰柑以木銜其口也柑音巨炎反勒馬轡轉車轅鞅猶束
也說苑曰鑾設於鑣和設於軾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
馬動則鑾鳴鑾鳴則和應節也

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
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
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
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
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
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此以上並見前書刑
志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
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
三王式法也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
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畝百爲夫九夫爲井然後選稷

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

尚書曰簫

韶九成鳳皇來儀又夔曰於余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其後

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

何豹上書薦實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

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五

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

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實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

維練縑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

杜預注左傳曰織維織布者孔安國

論語注曰縑枲也

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

九奔命實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邊最

最爲第一

以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冀誅

實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

武謀略之士司空黃瓊薦實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

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實

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政實之善績母有其助焉服竟

召拜尚書實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實

父卒剽賣田宅起家塋立碑頌

廣雅曰剽削也音匹妙反一作標

葬訖

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時人多以此譏之

實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

○劉攽曰案文宦當作官

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

斂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為備棺槨葬具大
 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祠文表記
 書凡十五篇實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
 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
 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
 保別自通達阿保謂傳母也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
 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傳母入錢五
 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
 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靳固惜之也靳或作偽說文曰偽引為價也音一建
 反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

是反不知姝邪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或作殊殊根本也烈於是聲譽

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

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

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

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為虎賁中郎將服武弁

戴鶡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槌而走孝乎以其武官故罵

為卒或作孔卒者誤也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

孝也家語曰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首曾子仆地不知人有頃乃蘇孔子聞之怒謂

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叟有子曰舜瞽叟欲使之

未嘗不往則欲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杖則逃不

陷父於不義也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

為西河大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郿獄錮之銀鑄鐵鎖說文曰銀鑄鎖也前書曰人犯鑄錢以鐵鎖銀鑄其

頸銀音郎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催入長安為亂

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韻去非不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沈淪典籍遂為儒家文林駟

瑗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則其歸旨異夫

進趣者乎李固高絜之士也與瑗隣郡奉贄以結好儀禮

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牯奉之曰某也欲見無由達牯乾雉音渠由此知杜喬之劾

殆其過矣實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過

也又不可映救

贊曰崔為文宗世禪雕龍史記曰談天衍彫龍奭劉向別錄曰言鄒奭脩飾之文若

雕龍文也禪謂相傳授也建新耻潔摧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遼之陰

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祿亦離冤辱子真持論感

起昏俗

賦晉谷

後漢書卷八十二

後漢書卷八十二考證

崔駰傳或重聘而不來注持金百溢○溢監本作鎰今

從宋本臣松齡

按荀子千溢之寶從水旁古今字本

通用也

崔駰孫實達權救敝之理也注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

公此並權變之道也○

臣會汾

按文當云管仲背公

子糾而相桓公於義乃合

及仕宦劉攽曰案文宦當作官○

臣會汾

按此條乃傳

寫之誤也仕官二字不成文理古書中言仕宦者甚
多有何舛訛而劉攽乃作此說耶傳及注宦字當改

官注中官字當改宦八卦地籍準卦又出官字當改

寫之類也出官二字不取文歷古書中言出官者其

文卦官隱於日柔文官當非官○引會意 對此紛氏對

千怪而昧昧公外漢氏合

公此並難變之說也○引會意 對文當云管仲昔公

對隱紆實義難外加之說也去管仲休公千怪而昧昧

既用也

對宋本日外清 對管千千益之實與水漢古今字本

對隱紆實義難外加之說也去管仲休公千怪而昧昧

後漢書卷八十二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范不擘撰

不當唐

章

懷

太

子賢注

命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上繫之辭也言賢哲所行其趣異也

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

論語

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卷而懷謂不預時政不忤於人者也

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

以存其誠也

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易曰閑邪存其誠

故其行也則

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

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

事於天地之間人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乎

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三

列傳

寶以迷國爾雅曰啜茹也孫卿子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懷其

寶而迷其邦太原閔仲叔者謝承書曰閔世稱節士雖

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舍菽飲水遺以生蒜

受而不食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人傳皇甫謐高士傳曰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

叔曰我欲省煩耳今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

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勞其勤苦也仲叔恨曰始蒙嘉

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

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案罪

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

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

安邑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

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

恁字君大恁音而甚反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

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

武廣武縣屬太原郡故城在今代州鴈門縣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

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

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

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

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檢猶察也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

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

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

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

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

子何有哉若忤時強諫死而後歸遂隱身不出若三

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槩節也侯時以夫然豈

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已以成其道焉詭違也迹

存量已也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言其清潔之風各有

已也周燮傳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決曹掾燕之後也燕見獨行

燮生而欽頤折頰醜狀駭人頤頤也欽頤曲頤也說文

曰頤頤也欽頤曲頤也說文

音丘凡反欽或作顛音同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

異貌伏義牛首女媧蛇軀臯陶鳥喙孔子牛與我宗者

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髻髻而知廉讓髻髮也禮記

之末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

否則男左女右髻音徒果反

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

廬結于岡畔山脊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肆陳非身

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謝承嘗曰燮居

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

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禮卿執羔董

露曰凡贊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

之不鳴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為贊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三

列傳

三

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

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守

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綺

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隱於商山見前書也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

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而揚其波滑音古沒反

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亨通也書曰慮善以

動動惟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劉攽曰案文當云遣門生送

敬少遂辭疾而歸送敬猶致謝也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

還送禮謂送其所致之禮也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

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從佐謂隨從而已不主案牘也

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耻在厮役厮賤也因壞車殺馬毀

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

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

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

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傳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慎陽國而流俗書此

或作順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

旅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

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一作閎所未及勞問

逆日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顏子顏 閔曰見吾叔度邪

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

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

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論語顏回慕孔子之言也 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

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吝貪也 及

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

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

少游汝南先過袁閔劉攽曰案袁閔字奉高閔字夏甫此下言奉高則閔當作閔也

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郭泰別傳曰時林宗

過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 林宗曰奉高

之器譬諸沈濫雖清而易挹奉高閔字也爾雅曰側出沈泉正出濫泉沈音軌濫

音檻 叔度汪汪若干頃陂澄之不清滄之不可量也

清混也 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

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

服深遠去疵吝疵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當為疵作疵者古字通也 將以道周

性全無德而稱乎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無能名焉 余曾祖穆侯

晉書曰范汪字立平安北將軍諡曰穆侯汪生甯甯生泰泰生曄 以為憲墮然其處順

易繫辭曰坤墮然示人簡矣墮柔順貌 淵乎其似道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其似萬物

乾隆四年校刊

之宗言淵深不可知也廣雅曰若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

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易繫辭曰顏氏之子故嘗著論

云全無盡其殆庶幾乎殆近也

徐穉徐穉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

稚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官筭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相還道無拾遺家貧常自耕稼非

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也

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

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

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

太原太守就家而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

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

也左傳曰晉三郟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韓獻子曰郟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

何待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也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也思願天多生

賢人於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

也左右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閔見

傳謝承書曰閔少京兆韋著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為

脩志節矯俗高厲穎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

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

安車立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閔韋

乾隆四年校刊

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閔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

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說苑曰蓬生稊中不扶自直也

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如角之特立也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

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

名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鷄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鷄

徑到所起冢塚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時會

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

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飲共言稼穡之

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

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顛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豈一人可能救邪及林宗

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

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

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駒詩此戒賢者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主人其德如玉然也

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

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謝承書曰胤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瘁

歐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勸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太守華歆禮

請相見固病不詣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為豫章太守為政清淨不煩吏人咸感而愛之

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

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謝承書曰曇少喪父

躬事繼母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執勞不以爲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與徐孺子等海內列名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五處士焉

姜肱傳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

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

家世名族

謝承

書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

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

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

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

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

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

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

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

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

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

謝承書曰肱與

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爲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長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尙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

肱託以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

精廬即精

舍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

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

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

韜藏也

言感

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

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眾望
 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
 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闡豎夫
 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
 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
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道為化夷齊不肱使家人對
撓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意
 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閒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
 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
 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傳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

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海內先賢傳曰蟠在家側

致甘露白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讎緱姓殺夫氏之黨

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續漢書曰同縣大女緱玉為

士姑執玉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

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

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

減死論讞請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

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

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

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

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

律歷志曰銅為物至

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

露收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不為窮達易節

易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

召為主簿不行

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盼也

遂隱居精學

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

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

事於河輦之間

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

從事義之為封傳

護送

傳謂符牒使人監送之

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

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

者六七千人

帳下葬處

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

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

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

拘教樂貴之徒邪

樂音五孝反

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

有道不就

謝承書曰詔書命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也

先是京師游

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

謂

橫議是非也訐或作評也

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

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

議前書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音義曰言由橫議而敗之

列國之王

至為擁篲先驅

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

梁

縣有陽因樹為屋自同傭人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為棟也居二年

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

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

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

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

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

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

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

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

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

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放棄也謂棄聲名也巢棲謂巢父也說文薇似藿也

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箕子被髮佯狂

歌謂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也今先生處平壤壤地游人間吟典籍襲

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

必首陽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

而亂大倫首陽夷齊所隱山也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

融融字元長韶之子也見韶傳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

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續漢志曰徵爽為司空融為尚

書紀為唯蟠不到眾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

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

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

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謂明時也對偶也道苟違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琛寶喻道德也貞期道苟違

運理用同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蒙穢謂仕亂朝悽悽碩人陵

阿窮退碩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也言賢者退而窮處也適飢也適

音苦戈反音苦戈反韜伏明姿甘是堙曖堙沈也曖猶翳也

交案事異昔人而今其不厭山限縣良大笑適

後漢書卷八十三集對其不厭山限縣良大笑適

後漢書卷八十三集對其不厭山限縣良大笑適

後漢書卷八十三集對其不厭山限縣良大笑適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周燮傳決曹掾燕之後也○決字監本作法臣會汾按

獨行傳周嘉篇作決從改按百官志太尉公府諸曹

有法曹主郵驛料程有決曹主罪法郡太守下置諸

曹掾史略如公府則法曹決曹並有之周燕於宣帝

時為郡決曹太守欲在殺人燕諫不聽知監本作法

曹者誤矣謂明時也對偶也道苟違

徐穉傳穉不免之既謁而退○不免之三字疑有誤何

美焯曰免疑作就通鑑作穉不之免袁紀作不之起

固病不詣○諸本同推尋文義當作固稱病不詣此脫

國去稱字也

姜肱傳以係嗣當立○諸本同係當作繼

言感眩疾○感字舊本作惑誤

申屠蟠傳因樹為屋注居蓬萊之室○諸本同 臣會汾

按蓬萊雖皆草名然古人或作蓬蒿或作蒿萊至蓬

萊二字並用恐與山名相混此注萊字當是藁字之

誤

後漢書卷八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四

宋宣

城

太

守范曄撰

唐章

懷

太

子

賢注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楊震傳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脩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

赤泉侯 史記曰喜追殺高祖敞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

侯父寶 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

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

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習歐陽尚書哀平之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四 列傳

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

所處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光武高其節建武

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

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

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今湖城縣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

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藍者震

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

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冠音貫即鸛雀也鱸音善韓子云鱸似蛇臣賢案續漢及謝承

書鱸皆作鱠然則鱸鱠古字通也鱸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鱠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鱠

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鸛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為鱸明矣

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

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

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昌邑故城在今兗州

金鄉縣西北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

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

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

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

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

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

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

陳留楊倫等倫字仲桓謝承書云薦楊仲顯傳學業諸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

儒稱之末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

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

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

理以去穢為務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為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以唐

虞俊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尚書曰四罪而天下

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熙廣也方今九德未事尚書臯繇謨曰亦行有九

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龔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強而誼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雙倖

充庭諡法曰賤而得愛曰雙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

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

也其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左傳曰積實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黜日

月書誠牝雞牡鳴牝雞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詩刺牝雞無晨牝雞之晨唯家之索詩刺

哲婦喪國詩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

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嚴公莊公

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伯譏失教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

之怨實為難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易曰無攸

遂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立注曰二為陰爻得正於內五陽爻也得正於外猶婦人自脩正

於內丈夫脩正於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水在上餽之象也饋食也故云

饋也在中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

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

婉變之私割不忍之心詩國風侯人篇序曰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其詩曰婉兮變

兮季女斯飢婉少貌變好貌也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

發令野無鶴鳴之歎詩小雅序曰鶴鳴誨宣王也鄭玄注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其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身朝無小明之悔詩

隱而名著於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大東不興於

周幽王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也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勞

今詩小雅序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勞空鄭玄注云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賦歛多也

止不怨於下詩小雅序曰人勞止迄可小康擬蹤往古比

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

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護泗水王

歛之從曾孫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

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

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

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者不與當

父死子繼兄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

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

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

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

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

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

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

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言非已本心震曰如

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大恨

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

司空劉授聞之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

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阿母修第中常

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

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

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臣伏念方今灾害發起彌彌

滋甚彌彌猶稍稍也韋孟詩曰彌彌其失也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

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

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

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合兩

為一連里竟街合兩坊而為一宅里即坊也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

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

處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

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

樊豐王末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

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

世之徒復得顯用有臧賄禁錮之人也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

謹譁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
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
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惟陛下度之豐憚等見震連切
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
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
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
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
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
戊于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
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

柱而已

倚邪也柱音竹主反

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

流商邑之翼翼也

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

而親近倖臣未崇斷

金

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

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

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

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

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

玉食

尚書洪範之詞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言唯君得專威福為美食

唯陛

下奮乾剛之德

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棄驕奢之臣以掩詆

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

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

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

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

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

舜立謗木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尚書曰自殷

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所以達聰明

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

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

輿人之言輿眾也詩曰詢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帝不省騰竟伏尸

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

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吏也得豐等所

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

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懟怨怒也且鄧

氏故吏有恚恨之心震初鄧騰辟之故曰故吏及車駕行還便時太

學且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也夜遣使者策收震

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

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

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慷慨悲歎死者士之

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

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

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

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風俗通曰齊公子雍食菜於移其後氏焉承樊豐

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以牛

車薄簣載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說文郵

書舍也廣雅日郵驛也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

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

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墓在今潼關西大道之北

其碑尚存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

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續漢書曰大鳥來止

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眾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

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

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藩樊

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上天降

威灾眚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

山崩棟折我其危哉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今使太

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

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以減死論及

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

相富波縣屬汝南郡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

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

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董宣為強項令也

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為侍

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

黃門侍郎鍾繇誘僮部曲將宋曄楊昂合反僮僮由此

孤弱帝乃得東魏志曰繇為黃門侍郎僮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

有力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為陽成亭侯亮舊宅在閩鄉縣西南

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以為能世其家敷早

卒子眾亦傳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

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眾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

侍中太陽縣屬建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侯郡國志桃林縣有務

鄉音莫老反震中子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

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荆徐兗

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

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桓

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勸講猶侍講也拜太中大夫左中

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

胤梁冀子也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

德至灾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左傳閔子騫之詞天

不言語以灾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

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馳與此文稍

也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靜室謂

先使清宮也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也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漢官儀曰

前驅有雲罕皮軒鑾旗車也故詩稱自郊徂宮詩大雅雲漢之詞也郊祭天也易曰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萃卦詞也假音格諸侯如臣之家春秋

尚列其誠左傳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為杼所殺也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

繫游法服謂天子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降亂尊卑等威無

序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也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

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

亡在渭城界中夜立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於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也上負先帝下

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奕猶重也得備納言納言尚書又以薄學充

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

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風太尉

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

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

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

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謝承書曰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

景慮齋錢百餘萬就以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

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以臧罪為刺史第五種所

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兖州從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

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

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

盜左傳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於是魯多盜臣賢案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方等無狀

釁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復令得逃竄寬縱

罪身元惡大憝終為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

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輸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

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

詔公車徵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

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

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為

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

風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

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聖朝

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劉放曰案文多一在字喻以朝

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

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

任謂保任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

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

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

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

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同隸校尉中

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
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
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
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
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三署郎
解見安
帝紀帑減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
釁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左傳曰下無覬覦杜
預注曰無冀望上位自
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
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
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

公府南陽郡荆
州所部也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

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尚書曰
明王奉

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
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建邦設都

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後
聚二十五星蔚然曰郎位積聚也

入奉宿衛出牧百姓臯陶誠虞在於官人尚書臯陶誠
舜曰在知人

在官也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

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
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

謂伊人於焉逍遙言宣王官
失其人賢者乘白駒而去之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

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

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

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

謝承書曰秉奏參取受罪臧累億并柯男

子張攸居為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

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

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時極殺以人臣之勢行

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糾持以謝一州又

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秉因奏覽及中常

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紀

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

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

褻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

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饍僕妾盈統素雖季氏

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

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

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為案中常侍侯覽弟參

秦相國侈富於王室尚猶加也

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

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

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

左傳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

乃偏而別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

月公游于申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汝妻而不

怒一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別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

謀殺懿公納諸竹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眾服公

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

取彼譖人投畀豺

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

召秉掾屬問之公府外職

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

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曷為此逐

君側之惡唯力是視左傳曰晉寺人披言也鄧通懈

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前書鄧通文帝幸

上傍怠慢丞相申屠嘉罷朝坐府中召通至不為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上使

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

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

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

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

財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賜之意曰愚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

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

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

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

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

講於華光殿中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遷少府光祿勳熹平

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

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

道好德五曰考終命咎徵則六極至咎惡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並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

後漢書卷八十四 列傳

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

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

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

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

合大中是謂不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也虺立蛇龍陰類也

類故為女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洪範五行

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為鄭君後雍

紂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鄭

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傅瑕仕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死

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宜布恩施惠

以撫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羣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

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傅瑕二

子死而厲公入此其効也詩云惟虺惟康王一朝晏起

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敗矣

關雎見幾而作前書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音義曰后

故詩人歎而傷之此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

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灾說苑曰湯自伐

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

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

極言未已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

制受元吉之祉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抑皇甫之權割豔

妻之愛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

處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太

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二年代唐珍為司

空以灾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四

左

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

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蒸衆也故立君

長使司牧之司主也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書

阜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弗遑暇食

明慎庶官俊又在職三載考績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以觀厥

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

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詩小

雅曰陟彼北山言採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又聞數微行出幸

苑囿觀鷹犬之執極樂遊之荒樂也詩云樂于遊田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

荒政事日墮許規切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祖

高祖光武也詩追慕五宗之美蹤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顯宗

章帝肅宗也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

及前人也孫卿子曰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

也夫知惡往古之惡而不知修今之善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知襲積其所以安存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

逮於前人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

魚之次板謂詔書也易剝卦曰貫魚以宮人寵言王者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無令醜

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齊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也極醜無

雙曰頭深目長壯大節邛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凸胷皮膚若漆年四十行嫁不售自謁宣王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

有二國之難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安此一殆也漸臺有五重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被強

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修諸侯之

乾隆四年校刊

禮內不秉國家之政此四殆也 退邇有憤怒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

傳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括結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謹自手書

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祿和元年有虹蜺

晝降於嘉德殿前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為雄曰虹闇者

為雌 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戴

之西征記曰太極殿西有金商門 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

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

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

女婿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師傳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日臨問之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

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

屬少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少 朱游欲得尚方

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今朝廷大臣不能匡主臣願得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

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 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

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並見前書 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

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

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

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黔遂商之興也檣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鶯鳴於岐

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郟也 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

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四 列傳

朱游欲得尚方

朱游欲得尚方

所謂蝮螻者也

韓詩序曰蝮螻刺奔女也蝮螻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蝮螻在東者邪色乘陽

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為君父隱藏

故言莫之敢指蝮音帝螻音董

於中孚經曰蝮之比

無德以色親

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比類也鄭玄注曰蝮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

也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

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蝮可謂孰矣

孰成也案春秋

讖曰天投蝮天下怨海內亂

春秋演孔圖曰電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電見宋均

注曰投電

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

漢終于四百年

昔虹

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

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

宮君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蝮陰

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流俗本山作升者誤也

易曰天垂象見

吉凶聖人則之

上繫之詞則效也

今妾媵嬖人闔尹之徒共專

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

篆小技見寵於時

法言曰賦者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

如驩兜共工更

相薦說

尚書驩兜曰都共工方鳩虻功

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

伯任芝居納言郅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

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猷猷口誦堯舜

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

谷代處

楚詞曰冠履兮雜處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

從小人之邪意順無

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

詩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

曰上帝板板下人卒癉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注云

賜蠶蠟也虺蠶之性見人則走哀殆哉之危莫過於今

詞解見上無鹽女之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

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

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斥

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詩曰

孝友又曰袞職有關仲山甫補之皆周宣王賢臣也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

政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眾變可彌老臣過受師傅之

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

之心哉悽悽猶勤勤也音力侯反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

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

賜為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為司徒帝欲造畢

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

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園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

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東上林

在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園壞

沃衍杜預注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

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今城外之苑已有五

六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可

以逞情意順四節也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宜惟夏禹卑

宮孔子曰禹惡衣服卑宮室也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四十四 列傳

七

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以尉下民之勞書奏帝欲

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

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孟子齊宣王問曰文

猶以為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人猶以為大何也曰文

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

人以為小不亦宜乎此云文王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

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

賜御府衣一襲衣單複具曰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

鈎佩金錯以金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賜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

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繼負歸之

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

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

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

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

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

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謂所論事留在後帝徒

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所注

錄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臨晉縣屬馮

同州朝邑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濟字元江細陽

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畫書願分戶邑於寬濟

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

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

蓋吝之也吝耻也殷盛也尚書曰伯夷降播種農植嘉穀三

后成功惟殷於人言臯陶不預其數者蓋耻之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三年九月

復代張温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

園梓器祿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策曰故司空臨晉

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挺生也九德即三葉宰相輔

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詩大雅曰文王初載遂階

成勲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

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彌難又寧雖受茅土

未荅厥勲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記曰孔子

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

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前書張禹為丞相以老罷

進見禮如丞相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贈司空驃騎將

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

羽林騎輕車介士續漢書輕車古之戰車也彫朱輪輿

蓄謂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

舊塋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輻朱斑輪鹿文

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劔車道主

簿主記兩車為從也○劉放曰注案後漢志文此不合

有三百石長四字又云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劔三車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八十四

列傳

三

下五吏賊曹一督盜賊一功曹

公卿已下會葬諡文烈

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禮暮而小祥又暮而大祥鄭玄注云祥吉也言其漸即吉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

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華嶠書曰與馬

等著作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

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華嶠書曰甫使門生王彪

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

不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

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為

司空其冬代黃琬為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

都以違其難違避也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

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徙都長

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

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盤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

湯遷亳仲丁遷囂河直甲居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

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

無虞虞度也言無可度之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

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麋沸之

亂如麋沸之沸也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

如麋沸之沸也

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

亂如麋沸之沸也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四十四

三

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
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
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
之可令詣滄海言不敢避險難也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
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沮止也太尉黃
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
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
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
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
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灾異奏免琬彪等詣

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
太常以病免復為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
秋代淳于嘉為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
朱儁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
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還洛
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
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
得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
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獻
春秋曰操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甚衆
劉放曰案此注當在見操曰下又當云融見操曰云云
帝

少融見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

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

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

慶徒欺人耳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

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綉搢紳

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綉冠飾也紳帶也所以

也搢插也搢笏於紳也或作縉者淺赤言帶之色所以

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

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左傳曰秀

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彪融則還為魯操不

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以恩

澤為侯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

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

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

愛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

亂遂殺兒壯大不謹自毀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

弄兒操為之改容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

操主簿典略曰修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

意自魏太子以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

下並爭與交好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

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

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

之則無所得弃之則如可惜公歸計决矣乃令外白稍

嚴操於此迴師修之幾决多有此類修又常出行籌操

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

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廉察於此

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曰人有白修

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修所

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

欲以彪為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

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

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

賓禮黃耆太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因朝會引見

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

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

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

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論

載孔子之言也相扶持者諭臣當輔君也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負荷之寄

周公霍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

直方以臨權枉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也先公道而後身名可

謂懷王臣之節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

德易曰德積載載重也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

韋平方之茂矣韋賢平當父子並相繼為丞相夫公敢而對良高何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言世為國柱臣也震畏四知秉去三

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也脩雖才子渝我淳則渝變也

劉敬曰案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叙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修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揚

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辨之

袁天師對東宮太子

四黃府六平卒于

命漢書卷八十四

因時會

後漢書卷八十四考證

楊震傳八世祖喜高祖敞○何焯曰前書楊敞不云是

喜之後

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

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至帝不省一段○

日知錄曰此乃安帝時事而張皓傳以為清河趙騰

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騰

死罪一等又以為順帝事豈有兩趙騰耶

於是柴門絕賓客○諸本同臣會汾按全書及他史言

杜門絕賓客杜門謝客杜門稱疾者甚眾此柴字疑

杜字之誤

行至城西夕陽亭○夕宋本作凡

臣會汾

按神曷傳亦

有夕陽亭從監本是

楊震子秉唯人所召注閔子騫之詞○何焯曰注誤以

閔子馬爲子騫此傳寫致然文選注中亦如之

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注臣賢案黎比莒國之君恐

別有所據也○

臣會汾

按左傳文公十八年莒僕以

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季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

則奸兆也但杜氏注不言莒僕名黎比又與此文不

齊相當

楊震孫賜並入侍講○宋本作俱入侍中講入侍下不
得再加中字宋本不可從

楊震曾孫彪司隸校尉楊球○楊應作陽

後漢書卷八十四考證宋本并其人卦中辭人卦下不

後漢書卷八十五

宋黃門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

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傳

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

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為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

乾隆四年校刊

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以樂安國士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王委謂委立

主未六年薨是為孝王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惲為勃海王奉鴻祀惲蠡吾侯翼子河間王開孫也延熹八年惲謀為不

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為廩陶王食一縣惲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帝臨崩遺詔復為

勃海王惲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惲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常侍鄭

颯音立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惲交通剽疾也王甫伺察以為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熹熹平元年遂收

颯送北寺獄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日即若盧獄也使尚書令廉忠誣

奏颯等謀迎立惲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惲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惲惲自殺

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下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惲立二十五年國除眾

庶莫不憐之人數既三平大貴人主與四平立為皇太

昔有平春悼王全傳永平末數人太子宮其有請肅宗

平春悼王全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以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

於京師無子國除以恭宗清河孝王慶傳人貴人宋昌八世齊共風平刻人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

也昌文帝時為中尉以代邸功封壯武侯父楊以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

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楊二女

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宫甚有寵肅宗

即位並為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為皇太

子徵楊為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

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以貴人姊

妹並幸慶為太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比陽

主東海王疆女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偵候也音

丑政反廣雅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

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為厭勝之術日

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竇后

諷掖庭令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

立皇太子肇肇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

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

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大義滅親况降退乎左傳衛石

厚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

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衽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

慈母尚有終身之恩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妾子之

者貴父之命也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

乾隆四年校刊

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諷旨傳

致其事傳讀日附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續漢志曰

暴室署名主中婦人疾病也帝猶傷之勅掖庭令葬於樊濯聚在洛陽城

也於是免楊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

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

楊失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

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

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

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比常共議私事後慶以長別居丙

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入

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前書外戚傳也懼左右不敢

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

侍鄭眾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及大將軍竇憲誅

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

初其第又賜中傳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前書音義日中傳宦

也者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

甚備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

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分半也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

騎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關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

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

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

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

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常泣

向左右以為沒齒之恨沒終齒年也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

遭憂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

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為郎十五年有司以日

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

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詩小雅曰蓼莪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國風曰凱風

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懦仁弱

慈戀不決之意也懦音仁充反東觀記須留作宿留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

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傅衛訢私為臧盜千餘萬詔使案

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

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訢

臧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明

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賜什物

皆取乘輿上御以宋衍等並為清河中大夫續漢書曰中大夫秩

六百石無員掌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

奉王使至京師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

魯哀公與孔子言曰寡人生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事見孫卿子也。劉放曰正文到國下令寡人案文

少一仰恃明主垂拱受成垂拱言無為也尚既以薄祐

早離顧復屬遭大憂

屬近也

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

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屏營未知所立

煢煢孤特也屏營仿

也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

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

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以殤帝襁抱遠慮不虞

以襁

繪帛為之即今之小兒繡也繡音必衡反

留慶長子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

邸至秋帝崩立祐為嗣是為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

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健為人

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

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

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傅母以求之及後幸愛極盛

姬妾莫比姊妹皆卒葬於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

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

埤音婢

欲乞骸骨於

貴人家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

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

下溼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

口日尚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

二十九遣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

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

東海恭王

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疆葬贈以殊禮升龍旒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

太后使

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子愍王虎威嗣永初
 元年太后封宋衍為盛鄉侯分清河為二國封慶少子
 常保為廣川王子女十人皆為鄉公主食邑奉明年
 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
 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是為恭王寵即千乘王伉之子太后
 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承天奉祚
 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上皇宣帝號父為皇
 考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展太子事遇害帝即位追尊皇考立廟序昭穆置園邑
 太宗之義舊章不忘太宗謂繼嗣也左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宜上尊號
 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諡

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
 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
 侍中劉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
 昭廟置令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皇考南頓君陵復以廣川益
 清河國尊耿姬為甘陵大貴人又封女弟侍男為涅陽
 長公主別得為舞陰長公主久長為濮陽長公主直得
 為平氏長公主餘七主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
 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諡宋楊為當陽穆侯當陽今荊州也
 楊四子皆為列侯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為卿校侍中大
 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

子九人皆為清河國郎中耿貴人者牟平侯舒之孫也
 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帝以寶嫡舅寵遇甚渥位至大
 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劉攽曰案文子少延平兩字
 蒜嗣冲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為嗣會大將軍梁冀與
 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為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
 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為禮
 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蒜而曹騰說梁
 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
 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
 天下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將至王

宮司馬門

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

曰當立王為天子嵩為公嵩不

聽罵之文因刺殺嵩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蒜
 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殺立三年國絕梁冀惡清
 河名明年乃改為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
 為甘陵王安平王德河間王開子奉孝德皇祀是為威王理立三

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
 賊起忠為國人所執既而釋之靈帝以親親故詔復忠
 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為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以無
 後國除魏武以永元二年桂衣大山嶽為國味帝戲
 齊北濟北惠王壽傳人蘇川人出世吏二千五百貴人半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庭壽以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為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轉為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為千萬布萬匹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為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為濟北王是為釐王

釐音倍也

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為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尚書盤庚之辭也言以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也匱竭也類善也永長也孝子之行無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今增次封五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河間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延
 平元年就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后封
 開子翼為平原王奉懷王勝勝和子德為安平王奉
 樂成王黨黨明帝子也祀子也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
 傲狠不奉法憲順帝以待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稱故
 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
 拜景時不為禮時立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
 王不服常人何別劉放曰王不服案文少一玉字今相謁王豈謁無
 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傳責
 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

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
 傅景因捕諸姦人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丈反殺戮尤惡者數
 十人出寃獄百餘人政遂為改節悔過自修陽嘉元年
 封政弟十三人皆為亭侯政立十年薨子貞王建嗣建
 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陔嗣陔立
 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
 太后徵濟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以為
 平原懷王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留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
 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騭兄弟及翼云與
 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闕覬神器懷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

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貶爲都鄉侯遣歸河間翼於是謝賓客閉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以封翼順帝從之翼卒子志嗣爲太將軍梁冀所立是爲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爲平原王留博陵奉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爲孝崇博園貴人以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間之蠡吾三縣爲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以河間

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

○劉放曰案紀長作長他書亦然明此誤

長卒子宏

嗣爲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爲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爲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爲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慎園貴人陵曰慎陵廟曰貞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常以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贇嗣建安十二年爲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傳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列傳

城陽懷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濟陰為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崇徽封

平皇廣宗殤王萬歲傳六十二平為黃中規泚害毛開

廣宗殤王萬歲以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為國其年薨葬

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數中常封許曾之國間奉

日勳平原懷王勝傳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

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

子得為平原王奉勝後是為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

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為平原王嗣

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夷昧

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

君之子孫也杜預注云嗣君謂夷昧也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

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

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

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陽王淑並薨於京師也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振振仁厚貌也

音之人反詩國風日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日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夭秀謂成長也

也
 委者自矣夫表而不實者自矣夫苗黜早天委黜如具
 音之入又藉國風曰宜爾于紉紉紉令備詰曰苗而不
 斃王賦並纂然京師也 莊莊于紉如夜如苗 莊莊于
 平春王全胤宗王萬歲也 莊莊于紉如夜如苗 莊莊于
 蘇蘇靈承喻齊北無譚皇恩爾爾平原吐歐三王慶傳
 贊曰章亦不日本於紉紉贊紉紉紉紉紉紉紉紉紉紉紉
 其苗裔古人之言計結

後漢書卷八十五

論曰新爾與之也 莊莊于紉如夜如苗 莊莊于
 與部之也 莊莊于紉如夜如苗 莊莊于
 與部之也 莊莊于紉如夜如苗 莊莊于

後漢書卷八十五考證

千乘貞王伉傳奉鴻祀○祀北宋本作嗣

清河孝王慶傳父楊○按楊北宋本作揚

太宗之義○何焯校本太改大

河間孝王開傳與中大夫趙王○王字疑當作玉鄧太

后紀有宮人趙玉

司馬育宮人鼓王

所間幸王開尊與中大夫鼓王○王字錄當非王禮太

太宗之義○所缺鼓本太如大

肅阿幸王與軒交財○對財非宋本非財

干乘貞王於軒奉節○肅非宋本非節

後漢書卷八十五考證

